

東方大都會上海的標誌性建築，不是高四百六十八米的東方明珠塔，不是拔地八十八層的金貿大廈，而是橫跨於蘇州河與黃浦江交匯處、出現於茅盾《子夜》和周而復《上海的早晨》中的名聞遐邇的外白渡橋。

一百五十多年前蘇州河上沒有橋，過河靠擺渡。乍浦路口以西，依次為「頭擺渡」、「二擺渡」、「三擺渡」，東則為「外擺渡」。一八五六年，英國人以一萬二千兩銀建「威爾遜橋」，華人過橋須繳「過橋稅」，激起公憤。一八七三年，工部局在毗鄰黃浦公園處造「公園橋」(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)，因在「頭擺渡」以東，過橋又免費，上海人稱「外白渡橋」(吳語「白渡」與「擺渡」音近；「白」，不花錢)，「公園橋」反倒鮮為人知了。

外擺渡橋交通繁忙，車流滾滾、行人不斷，一項橋樑交通流量統計顯示，一八八九年六月十四至十六日三天，該橋共通過：一千六百三十三輛馬車，二萬零九百五十八輛黃包車，二十二輛貨車，二千七百五十九輛小車，二十七乘轎子，三十八匹馬，三萬五千三百一十一名步行者(華人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六名，洋人一千六百四十五名)。

歷經數十年，老橋陳舊不堪，建造新橋迫在眉睫。一九〇六年，新加坡豪沃思·厄斯金公司在衆多機構角逐中獲勝，斥資一萬七千英鎊，建造全鋼結構「外白渡橋」。委託英國工程技術人員完成橋樑設計和架構，鋼件由英國克利夫蘭橋樑建築公司製造，一九〇七年竣工，較天津橫跨海河的「萬國橋」晚出世五年。

鋼橋雙孔、兩跨，總長一百零四點二四米，橋寬十八點四米(車行道十一點二米，兩側人行道各三點六米)，載重二十噸，使用年限一百年。橋上鋪設有中國第一條電車軌道。三月五日，第一輛電車「叮叮噹噹」從它身上歡快地駛過，大橋鋼架下橫空掛着的電車線不時爆發出碧綠的火花，成了人們對老上海的永久記憶，熟悉而親切。

上海外灘的建築特點是古典厚重、對岸陸家嘴建築群是現代時尚，外白渡橋的建築風格，則是歷史厚重與現代簡約融為一體，見證着上海的歷史滄桑與百年變遷。

黃元



星夏

上海，外白渡橋淪陷於日本侵略者手中。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在橋頭放哨，中國人過橋要畢恭畢敬地向日本旗脫帽致敬；稍有不慎，即被罰跪、毒打，甚或遭狼狗撕咬。百年的歷史積澱，使外白渡橋多了一份親般的眷戀，上海人用「外白」的近音字「外婆」，親昵地稱「外白渡橋」為「外婆橋」；獨特的地理位置——上海的河流在這裡交匯、街道從這裡延伸，又使外白渡橋具有了海納百川的文化意蘊。

外白渡橋建造以來，前後經過九次大修；進入二十一世紀，已屬「超期服役」，「身子骨」不再「硬朗」。是拆除它嗎？如果這樣做，人們豈不是悔恨，還會痛罵、詛咒甚至譴責，因為這樣就斷了上海的根脈和靈魂，葬送幾代人的美好記憶。

只能對外白渡橋進行全面的維修、加固！配合外灘綜合交通改造與地下通道施工，上海市政設計院對外白渡橋的維修保護，從加固法到托換法再到移橋法，「三易其稿」，最終決定採用「移橋法」；外表保持原貌，內部進行整修，即是「修舊如舊」。

雖說是「修舊如舊」，工程卻是浩大的：共更換鋼釘六萬三千顆，佔全橋鋼釘總數的百分之四十；更換鋼構件二百多噸，佔全橋鋼構件總重量的百分之二十。維修如此徹底，外白渡橋壽命延長五十年，當是不成問題的。

上海人對外白渡橋懷有濃濃的感情。去年四月六至七日，南北兩跨橋體整體遷移去民生路碼頭「體檢和療傷」，數十萬上海居民前往送行；今年二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，橋體「回娘家」，人們冒着傾盆大雨前去迎接，在薩克斯風曲《回家》的悠揚樂曲聲中，看着橋體緩緩降落橋墩，雨水伴同淚水流淌，場面至為感人。四月十日晚，修整一新的外白渡橋舉行通車亮燈儀式。被命名為「城市之光」的景觀照明燈亮起來，赤橙黃綠青藍紫，全場雀躍歡呼。人們行走在帶有防滑凹槽、經得起日曬雨淋的「龍齒香」木質地板人行道上，感受着老上海的濃濃風情。

如今，原址原味的「外白渡橋」永不變更的上海標誌，靜靜地橫臥在蘇州河上，同它周旋的情人牆、上海大廈、浦江飯店、大陸大戲院、郵政大樓一道，構築起上海外灘的璀璨風景，迎接中國二〇一〇年上海世博會的到來。

緣來有段故：趁墟趁到里東墟

撰文：呂惠如

今天，我們到超級市場買東西，甚至在網上購物，都難以感受到從前在樓下辦館、土多，邊買波油、豆豉鯪魚邊與老閩聊兩句的人情味。比士多、辦館年代更久遠的平民式買賣來自墟市裡的交易，好像從前新界北區的居民，就會跑到上水石湖墟及粉嶺聯和墟等地去趁墟，以買實購置所需用品和食品，但二者如今都成為歷史陳跡。

墟市、趕集曾是人們生活中一種交流方式，它絕對不單止是交易這麼簡單。今日，我們若要看墟市便要回到內地，那才可親身耳聞目睹那份趁墟（趕集）的熱鬧，才能感受到商販、鄉民處身其中時那份躍躍的生命力。

「日中為市」神農氏

其實，相類似的經濟活動可謂古已有之。例如《易經·繫辭》下篇一段有關神農氏的文字便有這樣的描述：「日中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」清楚講到「市」（集、墟等意思相近）的概念就是在一個特定時間、聚集了各方人民與不同貨物，大家進行交易後便各散東西，而最重要的，是最終大家各取所需、皆大歡喜。

要了解這種自古流傳下來的經濟活動，絕對不能紙上談兵，故而我們跑到廣東南雄市古墟市之一的里東墟，一於近距離接觸，直擊報道趁墟的熱鬧盛況以及一些相關的活動。

古已有之里東墟

里東村村委會主任吳其芳的家族在里東村已居住了超過三百年，他除了帶我們去趕集及在附近一帶參觀，更為我們說了一點有關里東墟的發展源流：「大部分村民的先祖來了有三百年。從前這裡人很少，只有幾百人，但慢慢發現好「搵食」，於是大家都搬過來。這裡是挑伏途經的中點站，休息時要喝杯茶，所以慢慢地搞出茶店，之後漸漸繁榮起來。」原來這兒曾是梅關古驛道的中途站，是很多挑伏的必經之處，並因而發展起來。

吳主任說，每次到里東墟趕集的居民多達一萬，涉及的自然村（居民自古聚集自然形成的村落）有六十條。由於里東一帶以農業經濟為主，而里東墟又位處中心點，故鄉民便聚過來趕集進行買賣，這是古已有之的活動。

追着墟市四處跑

為避免墟市之間的直接競爭，不同墟市的墟期會被安排在不同日子，互相協調。例如三個鄰近的墟市：梅嶺、里東、珠璣，就分別在每旬的「一，四，七」、「二，五，八」、「三，六，九」等日子開市。有商販為吸納多些顧客、多賺點錢，會當流動商販，依不同的墟期到不同的墟市「開檔」，一於追着墟市跑。

像一名專賣DVD及小電器產品的商販黃湖南，依不同墟期游走於梅嶺、里東、珠璣三個市集之間，每旬十日沒有墟市的日子才休息一下，順道去補充貨品。雖然像他這類流動小販沒有固定商店，但他與客人之間因相熟而建立的互信關係，卻成為買賣的關鍵之一。他解釋道：「熟客人相信我，因為我們長期在這兒，若貨品有問題也可以拿來更換。若到商場買就有點難說，不一定會保，拿去換可能會說你自己弄壞了。」

另一名同樣游走於不同墟市的表匠朱光昌則說，由於生意差故此要多跑地方：「八十年代時還好，現在生意差，所以要下鄉去趕集。農村比較少人用到鐘表，趕集時可以讓村民拿鐘表來修理，這樣生意才多一點。」

新墟舊墟的交替

已有相當歷史的里東墟亦免不了要配合社會及經濟發展，於去年被政府由原先位於老街一帶遷移到現址，改善了衛生，並進行更嚴緊的規管，在現時新墟地帶劃出一個隔離範圍，讓有需要的商販通過申請後在此做生意。雖然新墟與老街舊墟只相隔三、四分鐘路程，但搬遷後明顯對老街的人流有影響，大部分商戶選擇跟隨着遷移，令老街舊墟多處被丟空，不過仍然有部分人願意留在舊地。

以前舖後居方式經營裁縫店的盧四嬌，為配合母親不想搬遷的想法，以及要服務附近的老主顧，故而選擇留在老街，繼續經營。她更帶我們參觀過她舖後的老房子，並大讚老房子讓她住得很舒適：「老房子有老房子的好處，比新房子來得舒服。冬暖夏涼，有時客人進來廳堂休息一下便會感到很涼快。」

高朋滿座小茶店

墟市除了讓鄉民進行交易，它同時亦是附近一帶的社區網絡中心點，為鄉民帶來社交往來、吸收資訊、文化傳承，甚至獲取娛樂的機會，而茶店就是他們趕集之後聚首聯誼的最佳地

點。

位於新墟旁便設有茶店，讓趕集的鄉民可以坐下喝茶聊天。走進店內，只見氣氛熱烈一片，一班班茶友各自圍坐，興致勃勃地邊喝茶邊高談闊論、閒話家常。且看其中幾位茶客為我們解解話，說說為何如此熱愛喝茶：

茶客甲：「在里東這農村地方，茶、酒就是大家的風俗習慣，每三天逢墟期就到這兒，大家喝喝茶、喝喝酒。在家裡聊天不好聊，於是到這裡來。」

茶客乙：「談文藝，談生意，或是有關親人朋友的事，這樣聊起來。沒事也聊一下，有事更要來這裡。」

茶客丙：「有間茶店，大家有機會到這地方，聊聊天，有個聚會點。若到其他地方就不好聊天，不好玩了。」

可見鄉民喝茶大都屬醉翁之意，聊天聯誼、互相交流資訊為主，喝茶為副，並從而將這種習慣一代代的傳承下來。

老闆吳德芳說，茶店這地方其實是一種方便：「讓大家聊天，你住在那，我住在這，一個東、一個西，趕市時才能聚一聚，我個地方坐，我們就提供了這種方便。」

另外，里東的茶店更提供了一種名為「中伙店」的服務，讓茶客可以自己買來食材，親自動手當主廚，煮一大鍋菜與茶友分食。通過這種方式，客人可以依自己口味來烹調食物，又有機會輪流做東，既方便又親切。

茶店亦是相親所

除了吃喝聊天，茶店亦是里東人商討其他重要事情的地方，例如要談婚論嫁，原來亦會跑到茶店去。

年輕時當木工的老村民盧榮同，由於在當時算是有一技之長，故有不少媒人上門為他介紹女孩子，他就曾有不少在茶館相親的經驗。他回憶當時的情況道：「第一次都會約在茶店見面，介紹人為男女雙方作介紹，問大家喜不喜歡對方。男的一般會對女方說：「你若同意便點頭，不同意便不要點頭。」」盧老伯就是如此娶得太太，二人更一起相守了幾十年歲月。

歷史悠久古戲台

具數百年歷史，位於里東街官道寺、鄰近舊墟的古戲台，自古以來曾為附近村落的鄉民提供不少娛樂。這個現時屬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」、極具歷史價值的古戲台，曾在往昔不同的節慶，為鄉民上演過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，又曾為台下的他們帶來過多少歡笑與哀愁？然而隨着近年資訊、娛樂的普及與發達，近年已鮮少有戲班踏足這個舞台，採訪當日所見，台前甚至長出了雜草叢來，當然更不聞鑼鼓歡呼聲，亦不見台上台下人。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，新舊興替是必然定律。像里東墟這種自古傳承下來的墟市，鄉土得來又充滿人情味，雖然要面對變遷，但卻絕對有保留延續的價值。

有幾顆很冤的人頭

里東墟位於廣東北部南雄市的東面，是典型的自然而生的傳統農村墟市。（香港電台圖）



人與事

人固有一死。戰場上砍砍殺殺，今天我砍你腦袋，明天他要我人頭，算不得冤。舊時犯了滔天大罪，滿門抄斬，誅滅九族，那也沒辦法，誰讓你趕上了。江州劫法場的黑旋風

李逵，那板斧不分青紅皂白一路砍來，腦袋像砍瓜剝菜一般，也沒什麼道理好說，誰叫你愛看熱鬧，認倒霉吧。歷朝歷代都有冤死的鬼，這不稀罕。但有人冤得很離奇，很無奈，頗值得說道說道，也見人心之險惡，生死之無常。

鄭武公欲伐胡，先施美人計，以其女嫁給胡君，來取得胡君的好感。接着，公開在大殿上問群臣：「吾欲用兵，誰可伐者？」大夫關其思對曰：「胡國可伐。」武公怒而戮之，曰：「胡，兄弟之國也，子言伐之，何也？」胡君聽到這個消息，非常感動，以為鄭是至愛親朋，遂不防備鄭。結果鄭人發動突然襲擊，滅了胡國。關其思以一顆極其冤枉的腦袋，換取了胡國的滅亡，鄭武公之殘忍奸詐，實在是出類拔萃。只是不知以後還有哪個大臣還敢給他獻計獻策，腦袋要緊啊。

樂羊作為魏國的將領攻打中山國。當時他的兒子就在中山國內當官，忠心耿耿，口碑甚好。中山國國君為了震懾樂羊，竟然把他的兒子腦袋砍掉掛在城牆上，樂羊不為所動，繼續攻城。一計不成，又施一計，中山國國君又把樂羊的兒子煮成人肉羹送給他。樂羊端着肉羹一口氣喝完後，便大舉進攻，滅了中山國。他也如法炮製，把中山國國君煮成人肉羹。人各為其主，樂羊兒子何罪，砍他腦袋時，不知中山國國君是否想到了自己的腦袋還能扛幾天。

曹操，「寧使我負天下人，不使天下人負我」，在他看來，別人的腦袋更是無足輕重，只要他需要，他想誰的就砍誰的，想啥時候砍就啥時候砍。

他率兵出征，連日大雨，糧道難行，糧草緊張，引起軍心浮動。他突然心生一計，叫來正在忙於籌劃的糧草官：「借你顆人頭來安撫軍心。」不由分說，令人砍掉糧草官的腦袋，掛在旗杆上，宣布說，因為糧草官貪污軍糧，被處罰致死。後續糧草馬上運到，請大家安心。得，兢兢業業工作的糧草官不僅被曹阿瞞砍了腦袋，還落了個「腐敗分子」的罪名。

唐中和四年，朱全忠大擺筵席，招待李克用及其官屬。李克用從來瞧不起流寇出身的朱全忠，就在宴席上三番五次諷刺他反覆無常。朱全忠懷恨在心，便在夜裡派兵圍住李克用留宿的上源驛旅館燒殺。他的一個親兵冒死回去送信求救，李克用老婆二話不說，當場殺了這個親兵，因為她怕消息泄露出去會震驚軍心。瞧，又是一顆冤死的腦袋，不同的是死在婦人之手，有的時候，女人要是殘忍起來，鬚眉丈夫也自愧不如。

像這樣的冤死鬼，歷史上多得簡直無法統計，雖然死法各異，死因不同，但有一個共同點，他們都無緣無故地成了那些所謂「雄才大略」的君王、將軍們顯示「才華」、施展謀略的犧牲品，糊裡糊塗就掉了腦袋。因為在那些人眼裡，他們的腦袋並不比一個皮球重要多少，說殺就殺，想砍便砍，只要「大局」需要，只要有利於「形勢」。好在這樣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，只要不犯下攔天大罪，不遇到突然災禍，不想自我了斷，我們頸上這顆腦袋的安全系數還是很高的，絕不會莫名其妙就身首異地，這也是頗值得慶賀的事。

陳魯民



作人員上了半個小時的課。老人走後，社區主任吳掉了，他說：「這老人沒有一點點的包容心，這日子還有什麼樂趣呢？」

老人後來也發現自己的問題，他摒棄以前為官時的習氣。但是，這習氣哪裡還改得掉。

在社區裡，其他老人喜歡早起到公園裡聊聊天常，東家長西家短，然後打打麻將，找找樂子。但他出口就是從國際形勢談到國家形勢，專業詞彙一個接着一個，滿口都是生硬的書面語。其他老人沒有一個願意跟他聊天的。

他其實從心底上看不起那些老人，他認為這些老人瑣碎，沒有覺悟，只懂家長里短喋喋不休。

來巴登巴登吧



域外漫筆

是不值得讚揚的行為，但花上很少的一點錢，去體會一下賭場裡面的奢侈，還是很很有意思的。賭場對客人的衣着帶有要求，男士們必須穿著西裝戴領帶，女士們更須衣著得體，穿戴整齊了。

巴登巴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高貴而矜持的氣質。歐洲浪漫主義文學與藝術大師們都非常喜歡到這個地方來。在舒曼、勃拉姆斯、李斯特等的努力下，這個城市在幾百年前便成了歐洲所謂沙龍音樂的中心。定期舉辦音樂大師的音樂會，每一個來此度假的人都能獲得雙重的享受和愉悅。如今，這個城市更致力於將自己建設成一個文化與會議中心。

每天下午，小鎮的露天音樂會都會奏響歡快的樂曲，放鬆一下自己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一起隨着音樂搖擺；黃昏時分，乘坐小船遊遊在巴登湖上，看着湖畔一座座中世紀的古堡緩緩地向船尾駛去，會讓你產生一種時光倒流的錯覺。

千百年時，會過去了一種切刀彷彿都沒有改變；夜晚，從溫泉池中走出來，朗朗月色，習習涼風，隨意走到一家露天酒吧，來杯純正的德國啤酒或是清涼的香檳，當被空氣中瀰漫的香檳和香水的味道而迷醉時，是怎樣一種酣暢淋漓的痛快。

寂寞晚年

流沙



人生在緣

小區旁邊有個公園，每天早晨有不少老人在樹蔭下搓麻將、聊天。有個老人，總是寂寞地坐在老人們不遠處的石檯上，看着他們。

老人的神色總是很憂鬱，他與這裡的氣氛格格不入。老人曾經當過官，曾任北方一個縣的一把手。十多年前，他在領導位置退休回家。

老人退休後，一直不快樂。他與子女們相處並不好，據說老人在家裡經常打官腔，仍然沿襲着當年為官時的語氣，最後子女們都搬出去了。老人到社區辦事，因為工作人員辦事不利索，他站在那裡給所有工